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八

說文曰頰面旁也輔頰也

釋名曰頰夾也面旁稱也亦取挾飲食物也

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顏髙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一人俱斃子鉏斧人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

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又夬卦曰壯于頄有凶頄求龜反面權也

又曰艮其輔言有序施止于輔以處於中故曰艮輔也

史記曰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豹能下之吾以萬戸封君

又曰武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儋耳郡張晏曰儋耳其俗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若雞腸

又曰朱博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瘡著其頰博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瘡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

時有是因覘信以為耳目

江表傳曰孫策殺吳郡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報讎策出獵卒遇三人即貢客也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王隱晉書曰大駕北伐城都王頴統王師於湯陰敗績上傷頰失六璽左右奔走

三國典畧曰梁謝荅仁聞侯景奔乃自東陽率衆候之至錢塘問趙伯超曰公得何消息而閉門見拒伯超曰

汝頰邊頰有耳否侯王已死遠近悉平君將此兵欲向何處荅仁曰審如公言死無所恨

淮南子曰靨頤音父在頰則好在顙則醜

王子年拾遺録曰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鄧夫人頰血流死彌苦及差而減左頰有赤點如誌迫而視之更益其妍也諸嬖欲寵者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

唐子曰人多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

蔣齊萬機語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

文休劉瞻曰子昭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静進能不苟濟荅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揺牙樹頰自非文休敵也

世說曰郄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餉之公甞攜兄子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存君耳恐不能兼餉公於是獨往食輙含飯著兩頰還吐與二小兒後並得存過江公亡翼時為郯縣解職歸席苫于公靈床頭心喪三年

鼻

釋名曰鼻嘒也出氣嘒嘒也

公羊傳僖公曰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盖即其鼻以血社也

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山準禹虎鼻

史記范睢傳曰蔡澤遊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戰國策曰蘇子南使齊謂齊王曰臣聞當世之主必誅暴正亂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屛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無道而王弗伐王名終不成矣

魏志曰管輅舉秀才何晏請曰試爲我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輅曰鼻者天中之山髙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亡顧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决青蠅可驅

晉書曰謝安石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掩鼻以斆之

又曰王澄在荆州北左右捧士人宗廞别駕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遣掐其鼻灸其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尫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不勒從之由是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為都部

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

唐書曰薛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

鼻

莊子曰野人堊墁於鼻端若蠅翼使斷之匠運斤成風

堊盡而鼻不傷

列子曰夏禹蛇身人面牛首虎鼻而有大聖之德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韓子曰魏王遺楚美女楚王悦之夫人鄭袖謂新人曰

王甚愛子然惡子鼻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於是新人從之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對曰言惡聞王口臭王怒甚因劓之

淮南子曰東方人隆鼻

山海經曰一臂國人一鼻孔

論衡曰鼻不知臭為齆人不知是非為閉

又曰蘇秦骨鼻為六國相

大玄經曰割鼻飴口喪其息主

列士傳曰干將子赤鼻

列女傳曰梁高行者梁之寡婦榮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使聘焉乃援鏡操刀以割鼻曰妾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嗣之重孤也刑餘之人始可釋矣王高其節敬其行號曰梁高行

又曰沛國孫去病妻同郡共載元世女夫死毋欲嫁之操刀割鼻刀鈍不入趍于石上礪之鼻然後斷郡表其閭

又曰梁郡夏文珪妻沛國劉景賓女亦割鼻自誓不嫁

列女傳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家其姬不肯迎者以父命迫之姬遂操刀割其鼻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崔寔政論曰秦割國之君劓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故百姓烏驚獸駭不知所歸命

王湛別傳曰王處冲身長八尺龍頞大鼻

世說曰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有富貴者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謝乃促鼻曰但恐不免耳

又曰石崇家造廁令婢以盤擎棗與廁人塞鼻

又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髙王丞每嘲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山不高則不靈

談藪曰宋廢帝常入武帝廟指其畫像曰此渠不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渠大鼻如何不齇即令畫工齇

又曰齊世祖之征也頴川有皇甫王淵者善相人見其容止竊議曰此不作大物會是惡㖒涕洟者謂太原公洋也

崔元瀨鄉記曰老子鼻雙柱

養生經曰鼻者心之門

頞

說文曰頞鼻莖也

釋名曰頞鞍也偃折如鞍也

史記曰唐舉謂蔡澤曰先生魋顔蹙齃殆不相乎

後漢書曰周燮字伯彥初生頞䫜折頞醜甚毋欲棄之

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與我宗者乃此於是實之

吴書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少知名少鬚眉折頞廣

顙

莊子曰髑髏深頻蹙頞曰豈能捨南面王樂而爲人生哉

呂氏春秋曰文王好食昌菹孔子蹙頞而食之

楊雄解嘲曰蔡澤山東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

口

說文曰口者人之所以言食

釋名曰口空也

禮曰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曰晉人謂趙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和柔貌）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

又玉藻曰口容止（不妄動也）

又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數噍毋為口容（口容弄口）

又祭義曰惡言不出於口

又緇衣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

悔易以溺人言口多空言且煩數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也

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又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又曰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

又曰正考父佐戴武佐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

又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陽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奔宋王召奮陽奮陽使城父人執巳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

詩正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醜也）

又十月之交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書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又曰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

又盤庚上曰相時憸民猶胥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言憸利小人尚相顧於箴悔之言恐其言發動有逸口之患也

又說命曰惟口起羞

易說卦曰兌為口

論語公冶長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禦人以口給

屢憎於人

又陽貨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公子輩謟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公曰否使脩菟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於桓於是謂桓公曰吾為子口隱矣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論語擇輔像曰子貢斗星繞口南容升

又曰太公大夫鼻有伏藏

史記曰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王喜告召公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

敢出言

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而師己送曰夫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矣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口請謁是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

又曰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年矣發怒於削地以誅鼂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恐天下之士口禁不復敢言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謂酈食其曰魏大將者其人為誰

曰柏直也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高祖欲廢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心知不可
又曰良藥苦口利于病
又曰張蒼免相後口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
又曰條侯周亞夫相曰從理入口法餓死
又曰揚雄口吃不能劇談
又曰王莽為人哆口
東觀漢記曰光武為人日角大口美鬚眉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三寸青白色方口美髮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賜以雞舌香令含之

江表傳曰孫堅為下邳丞時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貴相

燕書曰申弼烈祖常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

能制物鐵鑽為用亦噬嗑之意而從上下何也衒荅曰口之下動上使下也鐵鑽之用上斬下也烈祖稱善

南史曰謝朏出為吳興郡守與弟瀹於虜諸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唐書曰郝處俊孫象賢垂拱中坐事伏法臨刑言多不順自此法司每將殺人也必先以木丸塞口

又曰杜黄裳性雅澹寛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管子曰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已聞於國東郭郵至公問之曰子言伐莒乎東郭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視二君在堂上口開不合言莒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𠴲而不合舌舉不下

鬼谷子曰口者機開也所以開閉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周生烈子曰口者言之門

河圖曰秦始皇虎口日角

陸賈新語曰衆口所毀浮石沉木羣邪相抑以曲為直

說苑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入于吳吳王病大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勾踐嘗之後病口臭范蠡令左右食岑草以亂其氣

曹瞞別傳曰操遨遊無度其叔數語操後行逢叔於道陽敗面為口云中暴風叔告其父父呼見之操面如故從此叔言不復入信操益得縱恣為正也

杜如體論曰束脩之業其口在于不言

諺曰口如鼻至老不失

傅子曰擬金人銘作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沉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王子年拾遺録曰昔伯禹入穴乃至一室裏一人身如蛇鱗于石上口吐一玉簡以受禹簡長十二寸以量度

天地也

又曰始皇二年騫消國善畫工者名烈裔口含丹墨噴壁即成龍雲之隊

又曰沭胥國人年九萬歲以口噴水為雨紛漫數十里俄而口吹為風而雨皆止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方口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注云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又曰口為華池

相書曰大容手赤如丹貴壽

又曰欲知人多舌當視其口如烏啄言語皆聚此多舌人也

談藪曰梁高祖重陳郡謝元暉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舌

釋名曰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

詩雨無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又曰瞻卬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又抑曰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

論語顔淵曰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駟不及舌

春秋元命苞曰舌之為言達也陽立于三故舌在口中

者長三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口論舌溢内者長四

寸朱均曰玉衡三星也魁四星也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舌理七重陳機授度

史記曰平原君既已定從而歸至于趙曰令毛生以三

寸之舌强于百萬之師

又曰留侯曰今以三寸之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也

又曰張儀常從楚相飲已而失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説安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君舌在也儀曰足矣

又曰郭解任俠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

專以奸犯法公何謂賢觧容閒之殺此生斷其舌

漢書曰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脅七十城

又曰東海公賓就斬王莽傳詣更始懸于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後漢書曰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曰豈有知其無成而知但萎腇咋舌乂手從族乎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坐生斬人手足又鑿目截舌口

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英雄記曰曹操與玄德密言玄德泄與袁紹紹知操有圖國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誡後世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讒誕于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先人以行攙其舌然後殺之攙音讒又楚金反刺之也

晉中興書曰温嶠密啓肅祖陳王敦聞曰果為小物所欺乃募有能生得嶠者吾當手拔其舌

晉書曰鳩摩羅什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後死姚興依

外國法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沈約宋書曰南都王義宣生而舌短言澁

唐書曰波斯國俗法有罪者火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為

理瘡黑者為有罪

燕丹子曰荆軻見燕太子太子曰田先生令無恙乎軻

曰光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耻以丈夫而不可向

軻吞舌而死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强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一日交

說苑曰桓公飲管仲酒棄其半公問其故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身棄臣謂棄身不如棄酒

又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也

楊子法言曰五常者帝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也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乃截血流覆地仍取置器中傳以示人取舌還合有頃如故

桂陽先賢傳曰宋陽陵字遂文果而好義郡長汲府郡為州所誣章陵被掠考楚加五毒陵乃截舌以着盤中献之廷尉羣公咸共義之事得清理

又曰臨武程桓少有才藝為九江主記掾府君為人所誣章桓被徵詣臺徐郎中委卽詣州乞就考于格上拔

刀截舌郡事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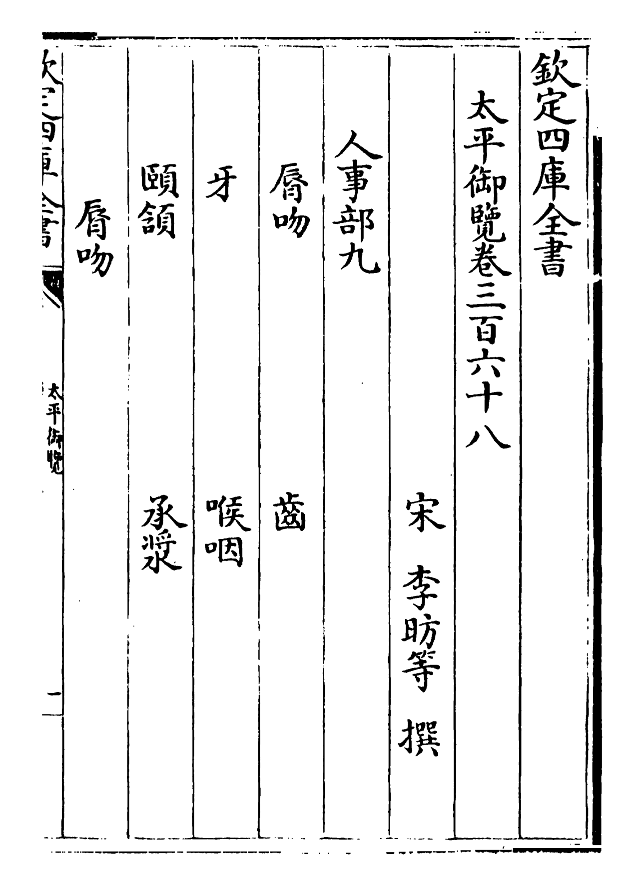
談藪曰頴川王偉有才學為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乃曰為作檄文繹視之大怒釘偉舌於柱

養性經曰舌者和之侯也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安曰吐舌及鼻三公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九

脣吻　齒

牙　喉咽

頤頷　承漿

脣吻

說文曰脣口端也

釋名曰脣緣也口之緣也吻免也入則碎止則免也又取抆也吹唾所出恒加抆拭因以為名也

傳曰晉欲伐虢假道于虞虞君許之宫之奇諫曰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又曰吳將伐魯王問于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春秋元命苞曰唇者齒之垣所以扶神設端若有列星

與外有限故曰脣亡齒寒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人無脣人情脣乃語命無陰不制

孝經鈎命決曰仲尼斗脣吐教陳機授度

史記曰越王勾踐曰孤嘗不料力與吳戰困于會稽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漢書曰張湯與顔異有隙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湯治異云異與客語客云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

腹非之法

又薛宣傳曰博士申咸毀丞相宣家行不足宣子況賕客楊明斫咸宮門外斷鼻唇況坐從宣免爲庶人

王隱晉書載寒雋傳曰列升龍須昌人赤色文唇少言語有大志自縣小吏至雍州刺史

梁書曰侯景僭位入登太極殿其徒數萬吹唇唱吼而上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唇如激丹

淮南子說山曰孕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四目物固有然有不然也

賈誼曰沸脣投塞垣下匈奴號也

通俗文曰脣不覆齒謂之齘

廣志曰赤口濮嶃其脣以丹飾之

瀨鄉記曰李母碑曰老君厚脣

趙志自叙曰志自景其長七尺四寸潔白黑髮明眉赤脣髭鬢不多

燉煌實録曰王琴卒有盜開琴冢者見琴與人樗蒲與杯酒賜盜者惶怖既飲見牽銅馬出其夜有神告城門我王孟曽使也人發孟曽冢以酒黒其唇明日入城有黒者是也須臾馬還流汗盜明詣城門不覺唇黒為吏所縛孟曽琴之字也

宋玉神女賦朱唇若丹

曹植洛神賦曰丹唇外朗皓齒内鮮

又曰啓朱唇以徐言

崔駰七依曰紫唇素齒雪白玉暉
廣雅曰咠謂之吻
淮南子曰决吻治齵君子不齒

齒

說文曰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
釋名曰齒始也少長之别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

禮曰毋刺齒謂口容止

又曰濡肉齒决决猶斷也乾肉不齒决

又曰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笑之微

君子以為難

左傳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遂誣曰鮑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孺子荼也景公常啣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救折其齒也

詩碩人曰齒如瓠犀

又閟宮曰既多受祉黄髪兒齒

公羊傳莊公曰仇牧聞閔公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宋萬臂殺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强取象參房誅害以從天心宋均注曰房為明堂主布政參為大辰主斬刈兼此二者故重齒為表

孝經鈎命决曰夫子駢齒象鈎星也

史記曰顔回二十九髪盡白齒早落

又曰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睢從襄王聞睢辨

賜金及牛酒賈以為雎持魏事告齊故得饋以告魏相魏相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

漢書曰張倉無齒惟飲乳百有餘歲而卒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項誦字叔和為郡主簿太守為屬縣所誣章誦詣獄證要引自掾血出滂流齒皆墮地太守獲免

晉書曰温嶠先有齒疾因拔齒中風而卒

又曰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有求昏者輙中

止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調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世俗為之謠曰作達不已幼輿折齒幼輿鯤字也
山海經曰黑齒國為人黑齒
河圖矩起曰帝嚳駢齒
白虎通曰帝嚳駢齒上法曰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
抱朴子內篇曰或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漱以濃液永不動永不動次則服靈非散既脫更生

楊泉物理論曰夫齒者年也身之寶也藏之斧鑿所以調諧五味以安性氣者也

神僊傳曰老君䟽齒

神仙服經曰服神丹三百歲齒化為石

王閎本事曰閎為瑯琊太守張步欲誅之閎出東武城門馬奔墮車折齒閎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字林齸牛於反齒不相值也齼初舉反齒傷酢也齩午交反齧噬也齨音舅老人齒如臼也

叚國沙州記曰國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將由地寒多障氣也

異物志曰屠移在海外以草染齒因號黑齒袁子正書曰山梁氏泥於西屠而染其齒

世說曰孫子荆少時欲隱語王武子曰吾當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王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又曰王子猷詣謝玄林公先在坐王曰若林公髮鬢並

全神情當復勝此否謝曰唇齒相須不可偏亡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癘吞炭為啞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以似政乃入山援石擊落其齒

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人俗語曰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皓齒粲爛

張協禊賦曰清哇發於素齒

牙

釋名曰牙植牙也隨形言之也

于寶晉紀曰賈庶人未害愍懷太子時有謠曰南風烈烈吹白沙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庶人名愍懷小名沙門

三國典畧曰齊太上主生顛牙問於尚藥典御鄧宣以

對太上主怒而撻之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明長壽太上悅而賞之

喉咽

說文曰咽嗌也喉嚨也

釋名曰咽咽物也青徐謂之脰音豆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又謂之嗌音益氣所以通流阨要之處也

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舂其喉以戈殺之矣

孝經鉤命决曰夫子輔喉

史記曰孫子曰夫救鬬者不摶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亢人喉也

又曰貫高聞赦張王乃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而有簒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不媿心乎乃仰絶吭而死韋昭曰吭咽也

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息夫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

星視天子吉凶與巫共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㯹躬擊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謼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絶

後漢書曰霍諝為舅宋光被誣上書曰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絶喉咽豈可為哉

又曰王青字公然青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為難青亦被矢貫咽

又曰李固對詔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天之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

魏志曰樂陵王茂兄東平王䜣茂稱咽病不肯發哀詔削戶

蜀志曰彭羕與諸葛亮書曰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扼其喉愚夫不為

唐書曰幽州朱克融鎮州王庭湊反東川節度王涯獻書曰臣聞用兵若鬭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

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冀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

抱朴子曰焦喉之渴遥指滄海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宣王后也極醜卭鼻結喉

益都耆舊傳曰犍為楊鳳珪者其妻陳姬珪早亡兄弟欲嫁之姬於是引刀割咽流血幾死九族驚異乃從其節

又曰蜀郡史賢妻張昭儀賢既犯罪被誅儀取刀自割咽喉而死

物理論曰咽喉生之要孔

黄帝素問曰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頤頷

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强所以輔持其口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婘薛君曰婘重頤也五撿反

周易噬嗑卦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頤卦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食

春秋元命苞曰后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元載土食穀宋均注曰面皮二象也頤面為下部下部為地巧于利也

戰國策曰靜郭君善昆辯昆辯多疵門下不悦孟嘗君以諫靜郭君大怒含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威王薨宣王立太子不善靜郭君辭之薛昆辯至齊見宣王王子曰子靜郭君所聽愛者乎曰愛即有之聽即無有

王之為太子辨謂靜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若是
法背父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子嬰兒校師靜君泣而
曰不可吾弗忍為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患矣宣王曰寡
人殊不知此乃迎靜郭君

史記曰黃歇上書秦王曰本國殘社稷刳腹結腸折頸
摺頤

又曰蔡澤顩頤

漢書曰王莽蹙頤

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為人大志不修小節嘗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肉食此萬里侯相也

江表傳曰孫權方頤大口

三國畧曰徐之才年十三劉孝綽見之言曰徐郎燕頷班超之相也

帝系曰帝嚳方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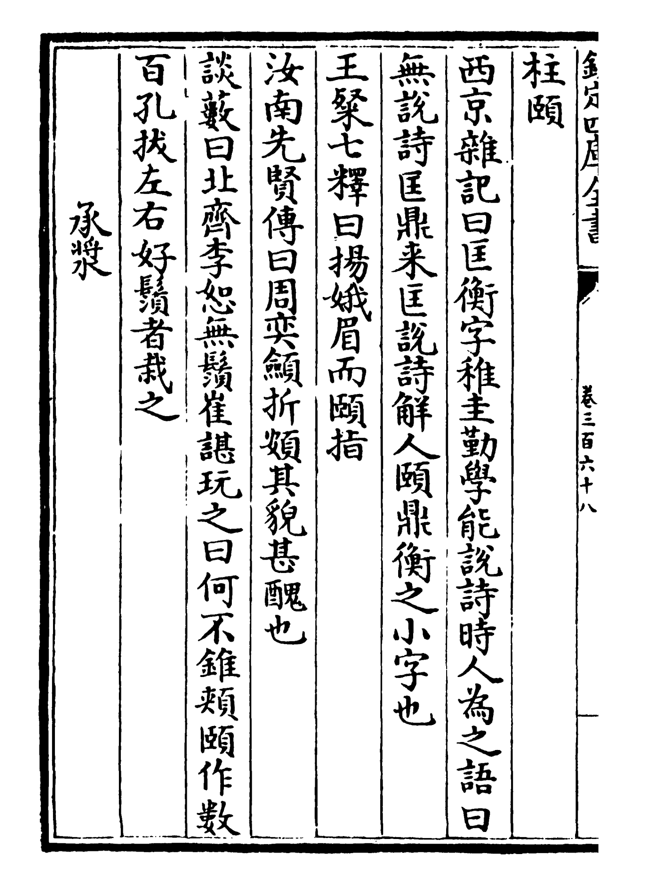
莊子曰支疏頣隱於齊

又曰孔子遊緇帷之林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刺船而來鬚顮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而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之

韓子喻老曰白公勝慮亂朝杖策鍛貫頤而血流至地而弗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何不忘哉策馬箠也有針似類馬謂之鍛音竹劣陟衛二切

河圖曰黄帝兊頤

說苑曰田單攻翟三月不克嬰兒謡曰大冠如箕長劍



柱頤

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稚圭勤學能説詩時人為之語曰無説詩匡鼎来匡説詩解人頤鼎衡之小字也

王粲七釋曰揚娥眉而頤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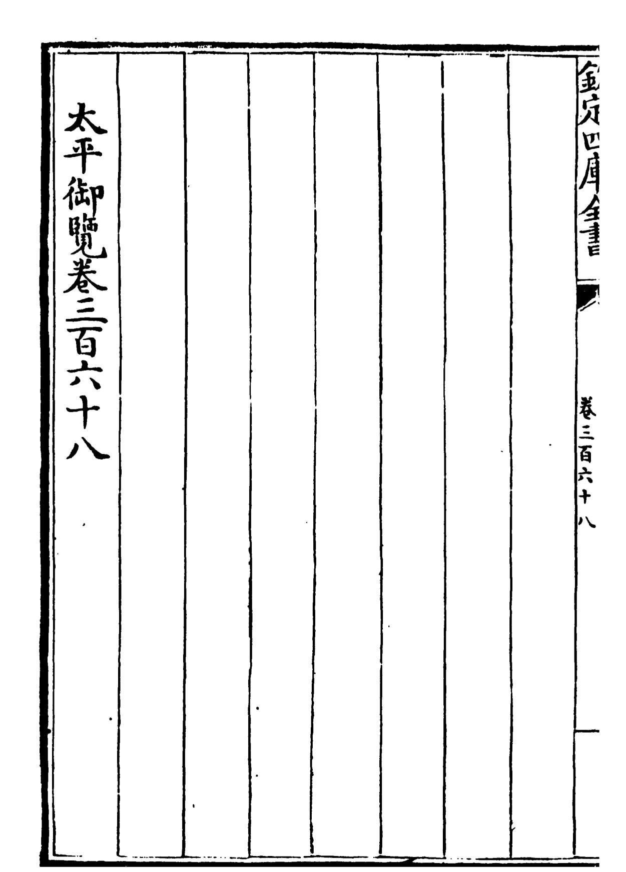
汝南先賢傳曰周㚖頷折頞其貌甚醜也

談藪曰北齊李恕無鬚崔諶玩之曰何不錐頬頤作數百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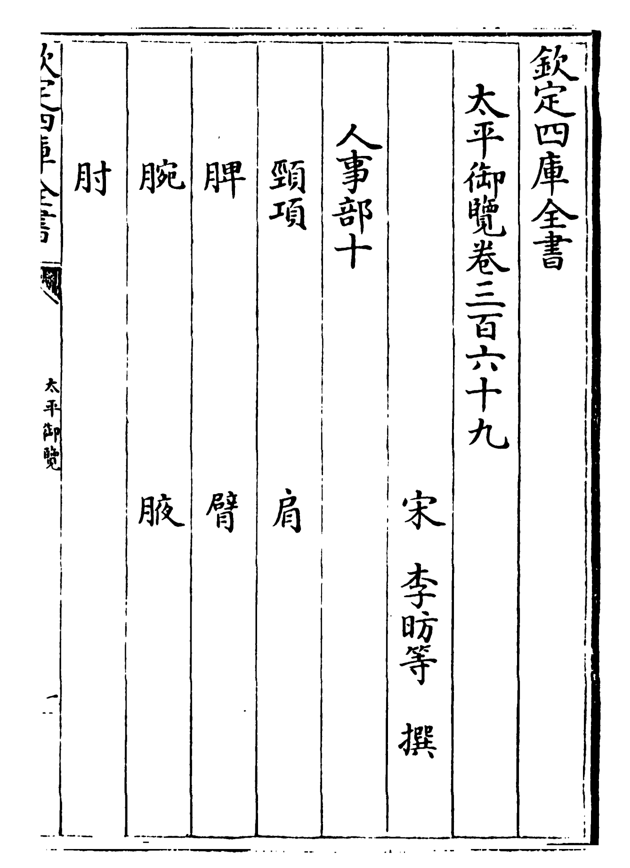
承漿

釋名曰口下曰承漿承水漿也

針灸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十

頸項 肩

髀 臂

腕 腋

肘

頸項

釋名曰頸徑也徑挺而長也

說文曰頸頭莖也脰項也

河圖曰黑帝修頸

毛詩碩人曰領如蝤蠐也領頸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民長頸宋均註曰以青龍也

春秋元命苞曰北方至寒其人形短頸短頸畏寒

傳曰晉伐齊齊侯禦諸平張晉州綽射殖綽中肩兩矢

夾脰頸脰也

史記曰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

又曰沛公軍至霸上秦王子嬰以組係頸降軹道旁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刎頸之交者言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

又曰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主也

又曰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行酒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發怒詈罵賢坐𠫤起更衣稍稍去竇嬰去因戲夫戲音麾招麾之令出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𠫤令騎留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不肯順蚡𠫤戲騎令縛夫置傳舍

後漢書曰董宣旣格殺湖陽公主家蒼頭帝使宣謝公主宣不服上使人按其項於地宣不肯伏因號為强項

令

魏書曰文帝既立為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不

魏志曰毋邱儉使王頎至海上海上人云得一破船而生人項有面與語不曉不食而死

蜀志曰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因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抑棄官亡命

王隱晉書曰杜預初伐吳吳人知預病癭每見大樹似癭者輒以刀斬破白題曰杜預頸

唐書曰屈突通或說歸降義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惟死而已自磨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

家語孔子頸似臯陶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還魯平原君客鄒文李節與子高別文節流涕交頸子高撫手而已

尸子曰禹長頸鳥喙

扶南傳曰毗塞國王身長一丈二尺頸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知未然事號為長頸王

繁欽三胡賦曰罽賓之胡象灸蝟頂須如持囊

肩

釋名曰肩堅也

說文曰肩髆也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龍顏阜肩

左傳昭二十年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也薦達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若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公孟有事於盖獲之門外宗魯驂乘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又昭二十六年成大夫公孫朝告于齊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

又定上曰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也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爾雅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鳥之相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初太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烈士是月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入肩中唯冠怖髣髴微出石虎大惡之

國語曰叔魚鳶肩其母曰是必為賄死

莊子曰支離疏肩高於頂

又曰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鳶肩文北方人大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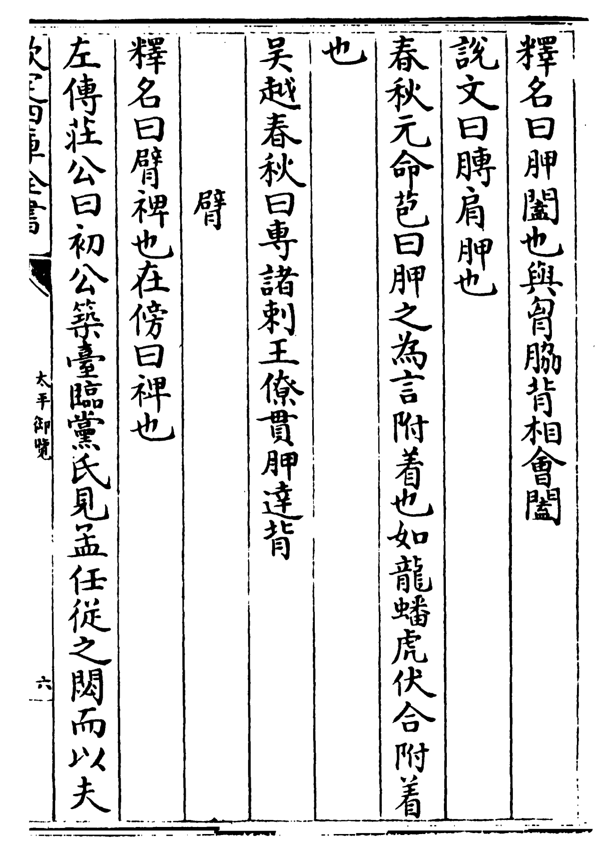
梁冀別傳曰冀鳶肩

文士傳曰趙壹肩高二尺高自抗竦為鄉黨所擯

東頻秦書曰苻堅生肩背有赤色隱起狀如篆文

洛神賦曰肩若削成

胛



釋名曰胛闔也與胷脇背相會闔

說文曰髆肩胛也

春秋元命苞曰胛之為言附着也如龍蟠虎伏合附着也

吴越春秋曰專諸刺王僚貫胛達背

臂

釋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左傳莊公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

人言許之則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又襄二曰公孫丁射尹公佗貫臂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
史記曰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決嚙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果如其言
漢書曰李廣隴西人猿臂善騎射
又曰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屈伸湯入有詔無拜

又王莽傳曰甄豐子尋作符命而誅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觧其臂入視曰此一太子也或曰一六子也明尋子父當戮死也

又曰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廟國東伐朝鮮起玄莬樂浪以斷匈奴右臂西伐大宛結烏孫以裂匈奴左臂

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呼單超等入謀誅冀及更名徐璜具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起嚙臂出血為盟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後漢書曰楊璇平蒼梧桂陽猾賊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嚙臂出血以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以付子弟詣闕通之詔原璇更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

魏志曰太祖所乘馬名絶影被流矢所中幷中太祖右臂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長七尺美鬚髯猨臂善射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自顧見耳垂臂下膝

又曰關雲長為矢所中貫在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與醫刮骨去毒血流盤器雲長割炙引酒自若

晉書曰都官從事濟南劉享奏何曾綺麗華飾埜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掾因小事杖享破臂

晉中興書曰交州刺史王諒為州人梁碩所圍城陷碩逼奪諒節諒不與碩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不畏臂斷何有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石勒引李湯懽酣揚臂笑視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鬬不孤往日慼卿老拳

後漢記曰姚襄垂臂過膝

三國典畧曰陸法何進於巴陵見王僧辯謂之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侯景

三國典畧曰高歡營主尉景欲執爾朱兆歡齧臂止之

唐書曰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薛元超以

侍太子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關西之事悉以委卿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飛衛學射於甘蠅紀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觸而隊於地飛矢先窮紀昌惟一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途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一人

莊子曰仲尼謂顔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又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

又曰韓衛相争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有憂色子華子曰令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攫之乎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

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逺矣

燕丹子曰荆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奏奉盤金軻用竭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淮南子曰羿右臂長而善射

新序曰崔杼弑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内蒯曰汝疑我乎乃斷其左臂以與門者以示杼陳八列令其入蒯拔劍呼天而鬬殺七列不及崔杼一列而死

白虎通曰湯臂二肘是謂抑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璅語曰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墜床傷臂公書記之使問其候果如其言

山海經曰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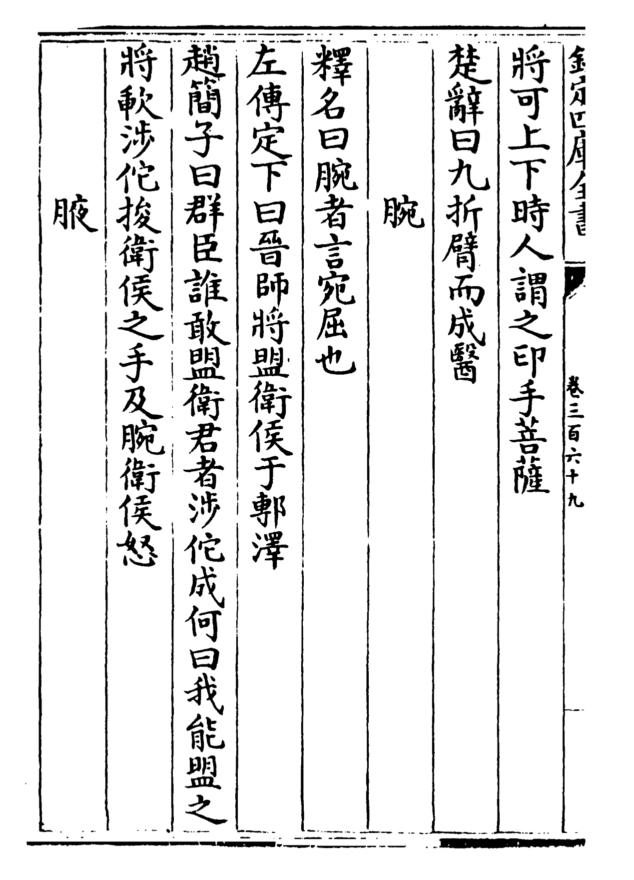
又曰奇肱之人惟有一臂

劉欣期交州記曰儋耳之東人臂一骨

外國事曰大拳國人猿臂長脇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部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

綏宛轉繩係寶鏡一枚
幽明録曰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自掘斷墓後相者又云此墓猶當出折臂三公叔子上騎乘及為襄陽縣督盤馬落地遂折臂
論衡曰書傳稱曾子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客至而欲去曾子母以右手搤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此虚也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曾子亦死乎
俗說曰糶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着臂如釧



將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腕

釋名曰腕者言宛屈也

左傳定下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

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

腋

釋名曰腋繹也言可張翕尋繹也

說文曰胳下也胠腋下也

漢書五行志曰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戟髙后腋忽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下而崩

東觀漢記曰江革為五官中郎將將朝會詔使虎賁迎送扶腋寵遇甚厚

孔融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

氣力三公刺腋近為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神仙傳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娠懷之七十歲乃生剖母左腋而出

肘

釋名曰肘注也可隱注也

傳曰師陳於搴郤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

忍之

又曰欒盈之亂范鞅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汝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復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春秋後語曰智伯率韓魏之兵以伐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叅乘智伯曰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乃今知之然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

子韓康子履桓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伯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志在矯俗裳不下膝彈琴出肘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左肘生肉印及征西域印內隱起文字曰巨霸也

莊子曰子貢往見原憲憲杖策而應正衿肘見

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伯之丘崑崙之墟

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於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塵垢也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化及我何惡哉

吕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已不得行術將行請迎史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善則怒史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自令以去單父非寡人有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十一

手　掌

指　爪

手

釋名曰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也

又魏葛屨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又衛風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邶北風之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

又鄭風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曲禮曰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捧長者之手

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

檀弓下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又玉藻曰手容恭高且正也

又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後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

傳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

又閔公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

又曰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上下以尊囚意

又曰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巳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又曰齊魯戰于炊鼻舟堅射陳武子中手（舟堅季氏臣也）失弓而罵（武子罵也）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甚口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子彊武子）

又曰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而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又曰衛侯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古者見君解襪）公怒辭曰臣有病異於人（足有瘡疾）若見

之君將歐（歐嘔吐也許角切）公愈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其足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鈎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子貢手握五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褒（宋均注曰手中有褒字也喻從勞苦起受褒飾致天祚）

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又曰孝武帝鈎弋趙婕妤家在河間帝廵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有竒女天子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爲拳夫人生昭帝

又曰鮑永辟鮑恢爲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歛手避二鮑

後漢書曰劉寛欲朝婢𧰼羮汙朝衣手收之寛曰徐徐羮爛汝手乎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學方訴之伎和帝奇異之乃試令嬖人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訴一手玉言左陽脉右陰脉脉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嘆稱善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座中生斬人手足百姓嗷嗷

魏畧曰鄧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曰孤方入關夢得

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為太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字熙初惠帝晚成世祖遣才人謝玖給惠帝生愍懷與諸王子共戲惠帝來朝謂諸王子也執其手世祖曰是汝兒也乃縮手

又曰高平劉柔卧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淳于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為使之反死乃以

朱書其手腕横之後三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二分夜露手以卧其明有一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郭文字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詣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入縣中養病及峻黨破餘杭山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晉中興書曰范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

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
崔鴻前趙録曰劉翼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
又十六國春秋曰鄧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
又曰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梁書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國典畧曰梁劉之遴字思貞文範先生虬之子也慱

綜文史尚書令沈休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則以紙就筆

唐書曰承乾數引侯君集入内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賛成不軌甞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

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手足胼胝

墨子曰今謂人曰與子冠履斷子手足必不為何則冠

屨不若手足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孟子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反於經而善者曰權

韓子曰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拊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

呂氏春秋曰客有言伍員於王子光惡其容貌以告伍員曰願王子居重帷見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燕丹子曰太子與荆軻置酒美人鼓琴軻曰好手太子即斷其手以玉盤奉之

又曰秦王斷荆軻兩手踞而駡曰吾坐輕易為豎子所欺

太元經曰九體一為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為人一手勞人國面目手足盡異一臂國為人一手

神仙傳曰金筒玉札内經皆云太上老子足蹈二五手

把十文

鄭玄别傳曰玄惟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巳名曰小同

李郃别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手握三公之字

幽明録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不澄令童子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栴檀而咒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内宛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惟見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望以朱縳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

擒曜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節便絶占者以為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搜神記曰周暢少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應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時在田母齧手暢即歸

班固幽通賦注曰齊桓公椅柱嘆曰天下奇珍易得但

未得食人肉耳易牙歸斷其兒手以啖於君也

掌

釋名曰掌言可言排掌也

春秋元命苞曰掌圓法天以運動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論語摘輔象曰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兊明日復往抵掌而說兊送秦以

明月之珠和氏之壁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為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可唾掌而决今視紹之兵革方始不如休兵積穀

魏志曰上攻呂布於濮陽焚其東門布騎犯青州兵奔陣亂趨門門已燒上乘馬突火出墮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上馬乃出

魏略曰京兆鮑出有文才值世饑餓出求食飲啖賊人以繩貫其母手掌驅去走追擊賊得其母還

孟子曰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

孫卿勸學曰有子惡臥而卒倉聿切其掌可謂能自忍矣祖範世要論曰有君好臥則刺其掌

南方異物志曰烏滸人以人掌蹠為珍重以食長老

指

春秋元命苞曰指五者法五行

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入見公子宋子公也子家歸生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

以告及食大夫黿名子公而不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孫叔敖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又曰吳伐越越王勾踐禦之陳于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靈姑浮越大夫闔廬吳王也）傷將指取其一屨（將指中央指亦曰大拇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

箕踞駡之是時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趙王曰人遇王如是臣等請為死王齧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失圖賴陛下德流子孫公等奈何言若是

漢書曰高祖與匈奴連戰會于樓煩十月寒氷墮指十二三

後漢書曰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猝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来吾噬指以悟汝耳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章爲本縣功曹令黄奉爲人所誣章證其無罪下筆立辭乃以斧斫左手五指閉口死於獄中

晉書曰武帝與胡貴嬪爭樗蒱傷其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嬪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

唐書曰太宗嘗閒宴顧謂李勣曰朕將屬以幼孫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詞因噬指流血俄而沈醉乃解御衣覆之

莊子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又曰指窮為薪而火傳也

墨子曰桀有勇力之人大戲紂有勇力之人費仲惡来崇侯虎並指畫殺人

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矣
鄉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害之此為也狼籍亂不知治疾之人也肩背之有疾以至此

抱朴子指測海指極則謂水盡猶目察百步而云見極也

吴越春秋曰夫差聞孔子至吴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國而誅子胥諫乃止

吕氏春秋曰倕巧人也不愛倕之指而愛巳之指

搜神記曰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曾子至誠也精感萬里

孝子傳曰樂正子者曾參門人也来候參參採薪在野

母齧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問母何患母曰無

叅曰負薪右臂痛薪墜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

使故齧指呼汝耳叅乃悲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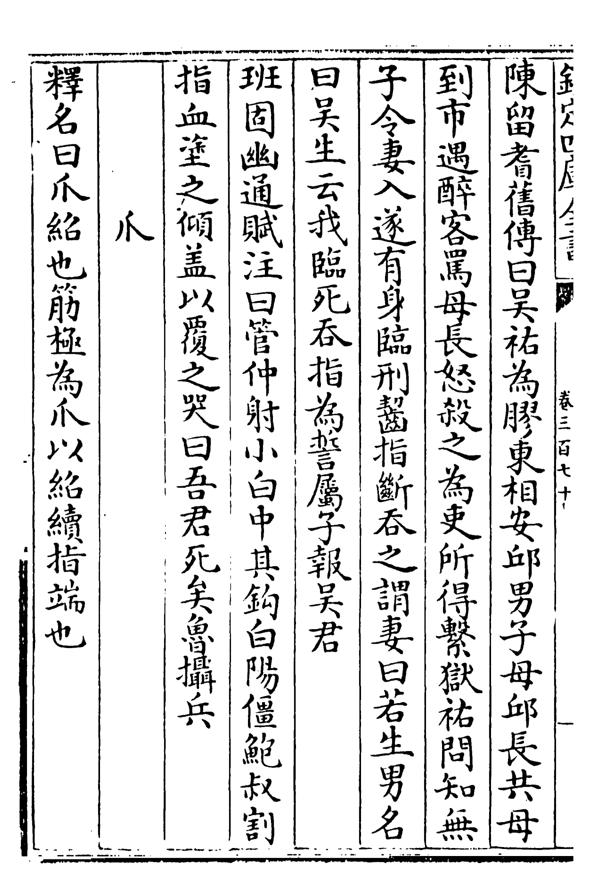
列仙傳曰漢武帝巡太山稷邱君冠章甫擁琴來拜曰

陛下勿上上必傷足及上數里右足指果折上諱之故

但祠而還

列仙傳曰廣漢龎伯妻叚有美色早寡父母欲嫁之援

刀割指以自誓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為膠東相安邱男子毋邱長共母到市遇醉客罵母長怒殺之為吏所得繫獄祐問知無子令妻入遂有身臨刑齧指斷吞之謂妻曰若生男名曰吳生云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子報吳君

班固幽通賦注曰管仲射小白中其鉤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

爪

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為爪以紹續指端也

詩鴻鴈祈父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史記曰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剪其爪沈之河以祀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干神命者乃旦也亦藏策於府成王病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見周公之禱書乃泣而歸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為郡倉曹掾太守為州所奏就見收持鐵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

無撓辭

魏畧曰臨樂國王生浮屠身色黄髪青如絲爪赤如銅

續晉陽秋曰義熈五年群盜發卞壼墓剖棺虜掠壼屍僵鬢髪蒼白面如生人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手背焉

三國典畧曰齊王誅諸元姻黨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於漳水剖魚者得人爪甲鄴都爲之不食魚

南史曰羊侃有伎着七寸鹿角爪彈箏一時無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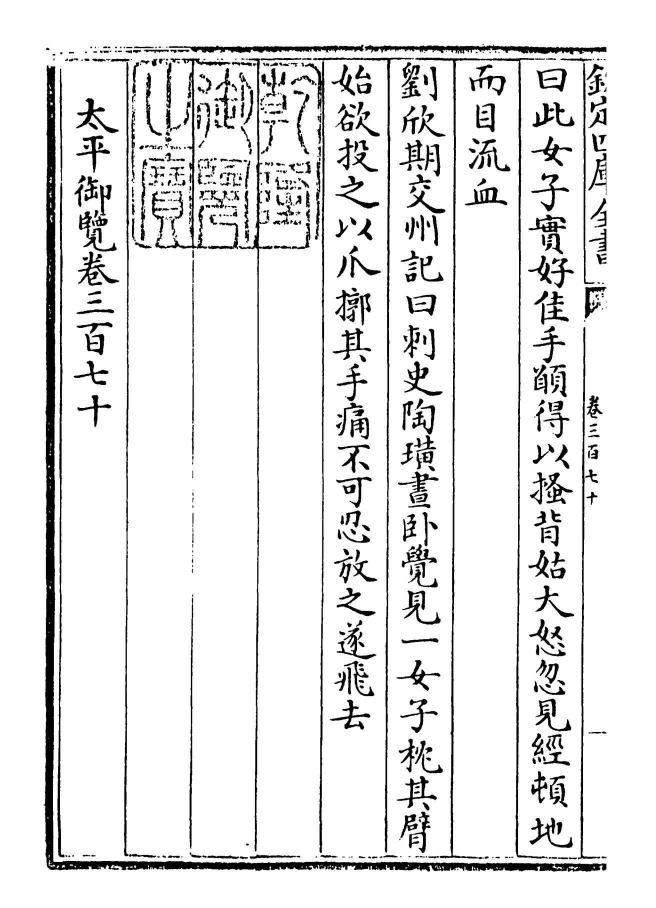
韓子曰韓昭侯除爪而陽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取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

淮南子曰古將之出鑿凶門設明衣剪指爪許慎注曰明衣遺終衣也剪手足指爪者示必死也

帝王世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

夏侯湛新論曰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

列異傳曰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經意



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顚得以搔背姑大怒忽見經頓地而目流血

劉欣期交州記曰刺史陶璜晝卧覺見一女子枕其臂始欲投之以爪擲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